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此漸之異也而文辭云爾者異之為道柔而善入順以行權故其進也漸而不暴不違乎中正之道乃能安寧无難易以樂焉六二柔順中正而上應乎九五之象也故有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之辭蓋磐言石之安而平者此言位也飲食言祿也衎衎言樂也所以能衎衎者以其有中正之德而不素飽此孟子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

素餐兮孰大于是也夫鴻漸于干以至于陸于陵皆
漸而不暴也此猶有巽之義者㠯自干至磐相去未
遠非若陸之高以平陵之高以大也故特取巽之體
焉然巽之本體言伏言入言行權而已是爻則于漸
之進言有巽之道故為漸之巽而與巽之本體異矣
且漸兼艮與巽然後成卦六二方進而用巽猶未可止
也故全巽體而艮不預焉九五進極而當止无所用
巽矣故全艮體而巽不預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漸之觀也而爻辭云爾者觀之為言此示于上而彼觀乎下也觀臺之勢高矣物皆往焉大觀之位高矣民咸觀焉故漸而至下卦之上居過中之位則于變體為觀而曰鴻漸于陸陸者地之高平者也高平曰陸其若所謂觀臺者歟亦若所謂大觀在上者歟然大觀者君道也而漸則臣道也漸進以居下卦之上非若九五居一卦之尊也故為漸之觀而與觀之

二則又若艮之時止而時行也故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老子曰知止不殆莊子曰唯止能止衆止艮之義主于止而是爻則主言進已極而知止故為漸之艮而與艮之本體異焉且艮之漸者先止而後漸故艮其輔而後言有序篇言之不可易也漸之艮者先進而後止故自漸于干以至于陵而極矣篇進之不可過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之體道而知退者張良似之王陵之退則非其本心也何羽儀之有至霍光之不退則終罹其難矣可不戒哉夫蹇之本體有險難之實矣是爻則言高且大而不退則有難焉爾且蹇之漸言有難之時能體漸之義漸之蹇則言進而不退則罹蹇之難也

䷦ 兌下震上 歸妹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此歸妹之解也而爻辭云爾者屯者解之始解者屯

之終蓋同姓之女適于異姓之諸侯其性本同也所
適皆侯國也乃不為嫡而為娣娣不得行嫡之事若
命之屯者然能安分之常行娣之事以承其嫡嫡亦
遇之以禮而各得其志焉則不足以為屯而有解之
義故變體為解而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
承也蓋初九在六位之下不得承九四之正應而上
承近已之九二則初猶娣也二猶娣而四猶夫也跛者
言不得行嫡之事跛而能履言能行娣之事而已蓋

之貞夫震有動義陽自下起以歸妹之震非震本體故所言如此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歸妹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六三在下體是亦娣也而在下體之上有過中之資居不正之地而无正應之主乃以娣之職而欲為嫡之事非所求而求焉非所待而待焉故曰歸妹以須是其為志雖壯而于禮為僭矣

然以柔承四而未離下體以柔承四則以娣而承嫡矣未離下體則復娣之常而不敢僭焉故曰反歸以娣此蓋得乎大壯君子非禮弗履之義故變體為大壯而辭意如此然大壯之本體在天道則主言四陽之並興在人道則主言君子足以勝小人是爻則言六三以過中之資有上僭之志終能復其常安其分故為歸妹之大壯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豐之小過也而文辭云爾者夫王業尚大必君臣相與而後可以有為盖君以禮而來章臣以道而遇主者豐之時也然初九之所應者九四則所遇者同德合志剛動之主也同德合志則才與之均而未有咎且必往而得尚焉然以剛自任則吾之才雖明可與均而不可過也故以小過為戒小過者人臣過越而有為也而其六二則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盖臣

而君臣相遇則小之過大尤非所宜矣故為豐之小過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此豐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豐本明盛之時而言豐其蔀者居位之陰也然以中正之德遇明盛之世則才足以正時矣故曰日中見斗六五來章之主而二言往得疑疾者非應之正也然以中正之德應來章以得君則勢之盛也孰禦焉此變體之所以為大

壯與豐其蔀者豐大也蔀者蔽覆光明之物也日中者言明盛之世也斗者幽而觧正時也疑疾言未觧自信也有孚發若言誠足以達乎上也然大壯本體主言四陽之並興而是爻則言才足以正時而誠足以得君故為豐之大壯而與大壯之本體異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此豐之震也而爻辭云爾者震之三畫一陽而二陰陽不足而陰有餘陽在下而陰在上以陽不足故言

沛而不言澤沛者澤之困乎水者也以陰有餘故曰
中而見沫沫者晦而不明也易之六爻上為右而下
為左故明夷入于左腹言六四之比九三焉震二陰
在上弱而不强以上下言之于體為右故曰折其右
肱豐之成卦本為光明盛大而六三乃如此者爻言
乎其變也又變體為震而未至乎離之文明故爻辭
如此孟若動而未明非所謂雷電皆至也屯之彖所
謂剛柔始交而難生者亦與此同義且震之所以動

者初九也至六三之爻則有陰盛之義焉爾自九三之爻言之陽者能澤物之象也過中則大之象也承乘皆莫我比則无上下之交而澤物之用不足之象也故曰豐其沛主上六之陰晦則所主不明而陰晦之象也雖當明盛之時而不免乎晦故曰日中見沫所主不明則雖有強力之才終不見用之象也故曰折其右肱然有其才而无咎夫震本動也在豐則欲動而明是爻全為震體

則動而未明之象故為豐之震而與震之本體異焉
震之六三變而為豐爻辭乃戒其過中蓋取日中則
昃與時消息之義焉以一陽二陰而震之卦已具故
也豐之九三變而為震爻辭乃言其不及蓋取動而
未明勇敢而未蕃鮮之義焉以方其震體而豐之卦
未備故也各觀其爻辭之義則可見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豐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明盛之時尚大之世

也而以陽居陰則幽暗之地也當明盛之時有昭明之德而其所居則蔽而不通所遇則幽而不明所以變體為明夷也然有正時之才處近君之地而遇至德之主有來章之德則又若所謂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孚九四柔中而得尊位以柔下賢而九四比之則遇至德之君之象也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孚所謂夷主者如

此夫明夷本體蓋遇昏暗之世而君子于是晦其明乃取明入地中為象豐乃日中而照天下光明盛大之時而若九四者乃以位不當而有幽晦之象故為豐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明夷之豐者舍幽暗之主而歸明盛之國所謂入于左腹也然而非无明夷也故言于出門庭以原其始焉豐之明夷者遇明盛之時而居幽暗之地所謂日中見斗也然而无害于豐也故言遇其夷主以要其終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豐之草也而文辭云爾者夫離形頓草乃謂之變盖
草言變之始變言草之終故草至九五然後言虎變
上六然後言豹變人君居明盛之時成尚大之業于
是以剛健中正之德正君臣上下之分乃其所也然
盈矣而不可不持成矣而不可以不守持盈守成則
必以謙沖下下然後足以來章美之才以保其慶而
永其譽焉此所謂變而通之者也故六五變體為草

而有來章慶譽之辭蓋六五當豐之盛而以仁柔居之乃下應乎二而比乎四則下賢以來之之象也六二以同德應之九四以剛德成之則章美之才來游來歌矣至于六居五位之尊而无悔咎之辭則有慶譽而吉可知矣然草之本體以去故為義而是爻則當豐大之時能變通而不窮故為豐之草而與草之本體異焉且草之豐者因通其變而成明盛之世若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也豐之草者欲持其盈而盡變

通之宜若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然則所謂變通者其王業之所成始而成終者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此豐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離外明而内晦故曰豐其屋蔀其家離外實而内虚故曰闚其戸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豐其屋者高大而見乎外也此象位之上言不能謙以下賢也

此象爻之陰言不能明以知賢也无下賢之禮知賢之智

離上艮下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此旅之離也而爻辭云爾者離之為言麗也初六變體為離言麗乎下而不移若所謂居下流者也凡以其志卑而不趨乎高其志小而不趨乎大故九四雖為剛柔之正應而不能上比則九四亦處乎上而莫肯下從此小人之親寡而自取之者也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瑣言小瑣瑣者小之至也災言九四莫

之應也斯其所取災者以初自絕于九四故九四莫之應以自取其失所之災為旅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焉且離之旅者于離麗之世而无承无應為君子之旅旅之離者于旅寓之際而趨卑執下為小人之麗然君子之道宜不終于寡助故有履錯然之辭若六二自上而來交際以禮也小人之道必終于失所故有志窮之辭言九四旅于處終莫之應也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此旅之舄也而爻辭云爾者舄有取新之義以象人
材之美也君子之才足以利物苟旅而失所則止而
未進雖有利物之才亦藏器于身而已藏器之道謙
而无所與順而有所屬則終无尤矣故言旅即次者
止而未進也懷其資才足以利物而藏器于身也
得童僕貞者童言未有所屬也蓋六二陰
而无應旅居而未安之象故曰旅即次中正則有德
而利物之象居陰則藏器而未用之象故曰懷其資

介乎初六九三之間不以剛健與下而柔順以承上故曰得童僕貞夫旅以用才為義故象亨餘之用而幽至于享上帝明足以養聖賢是文則即次以懷資而其才未可用也故為旅之旅言君子之旅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旅之旅言君子之失所各以本體為主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此旅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晉之為言進也進而當

所以衆允悔亡也旅非可進之時九三又无可進之義于是而妄作則非晉之進也是旅之進而已故與其本體異焉且晉之旅者言當晉之時而有旅進之道則雖旅可亨也故曰衆允悔亡旅之晉者言當羈旅之時而違可進之義則其進必傷矣故曰旅焚其次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此旅之艮也而爻辭云爾者艮之才本乎止而時行

則行所謂旅于處未得位也者以未得位故止其所處而未出也所謂得其資斧心未快也者有其德矣有其才矣欲行其志而未可也蓋九四所居陰也故旅處而未出其才陽也故剛動而欲進然以陽居陰故未得行其所志而心未快也是皆艮之義也資言其有剛實之德而仁足以利物斧言其有剛斷之才而義足以制事然艮之所謂時止時行者天人之所同而是爻則當旅之時而有時止而止欲行未進之

隱而已故曰終以譽命旅之六五居六爻之尊旅之盛也于體為離可以致文明之治也然上无與下无應則時不見用而其德隱也故曰射雉一矢亡若乃居一卦之盛處衆爻之尊則譽不可掩而上以命逮之也故曰終以譽命雉文明之物也射雉言致文明之盛治也一矢亡言道不見用而文明不可致也終以譽命則莊子所謂君非自知我而豪之所謂小亨也此聖人遨世之道跡雖旅也而道非旅故在旅

之焚其巢則不止乎失所而已方其剛亢而過中則
如鳥之巢乎高而自以為樂及其被焚如之禍則如
鳥之焚其巢而悲且懼矣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方
其居上而无難乃失柔中而順乎剛之道是亦猶飛
鳥之上逆也至于以剛亢上窮而自取其禍則亦猶
巢之焚也故曰喪牛于易凶蓋言上九乘六五之柔
而平易无難乃剛過乎中而居一卦之極則失其所
謂順且當九三之剛而內失其應也故變體為小過

而否則非禮故九二兼此二義為巽之漸而與漸之本體異焉巽欲漸也漸之巽者漸而巽也九三頻巽吝

此巽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漸者離散之謂也孟過中而不巽則難必至矣不得已而後巽然後難乃散焉孟以九居三其剛過中當巽之時而不巽者也傲為凶德則傷之者至矣然居巽之體猶在下卦是不得已而能巽者也過而能改則人必恕之故變體為

渙而曰頻巽吝頻與頻復同義不得已之貌也過而悱改故吝然終能改也是以不至乎凶焉然渙卦所主言天下之難散而此則言不異而有難異而後難散故為巽之渙而與渙之本體異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此巽之始也而爻辭云爾者始之為言柔遇剛也蓋六四以一柔乘二剛不能无悔唯柔巽以正上遇九五剛健中正之君而得所附焉則乘剛之悔亡矣且

以己之德資五之才以己之位資五之勢于是近而相得反得所乘之助以興大事而功崇焉非柔剛遇則不能爾故變體為姤而曰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而夫子釋之曰有功也夫姤之本體以天道言則陰出而遇陽故為柔遇剛而有自然之數焉是爻則以異不失正而後上遇剛健中正之君故為異之姤而與姤之本體異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此巽之盡也而爻辭云爾者九五居乎尊位而當用巽之時苟從衆而用巽則于君道不能无悔惟剛巽乎中正則以貞致吉而悔亡矣貞吉悔亡則何不利之有然有悔故不善其始而无其初貞吉悔亡則能善其後而有其終无初而有終故所以治天下之蠱者不一于巽而斷之于義義無于仁而事待以斷者也先之以圖其始後之以保其終則飭其蠱

于前而俾勿壞于後矣故變體為蠱而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曰吉夫蠱之先甲後甲指六五之柔中言之巽之先庚後庚于九五之剛正言之者飭蠱之道本于仁柔而仁柔所不能斷者必濟以義之剛焉于蠱之本體言仁者立本也于巽之變體言義者趨時也二卦之義固相為先後矣且蠱之巽以幹父之蠱為本而其所主者子道若言文王之繼王季也故以柔中而有譽巽之蠱以巽乎中正為本而其所主者君道

此兌之困也而文辭云爾者兌為澤坎為水坎居兌之下則澤已无水而為困矣況初九又居坎之下乎君子居下而困則似之矣居下而困則人見惡之時也其可不與之和以致其說哉和其光者雖至人之所貴然與人和以為說則未免處乎嫌疑之間唯其和而不同姑以免禍而非為邪則其行无可疑而志可得焉初九本體為兌變體為困而與九二同德相比非近而不相得者也其義如此故曰和兌吉言能和

乘君子之上也于是二剛自下而進則決之禍至矣故變體為夬而曰來兌凶夫孔子嘗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謂舉而錯之于其上也小人而居君子之上則害治以傷民君子其容之哉蓋易以往為之外以來為之內一陰宜避二陽以去乃敢之內以乘剛故人所不服而為二剛所決焉此與需于血同其所以異者需之四在一體之下而兌之三居一體之上也故至于凶焉甚于需矣雖然夬以一陰乘五陽

乃為五陽決而去之是為義者彼以六爻之全體言之而此止以下卦之變體言之故為兌之夬而已孟與夬之全體異焉且夬之兌者君子以決小人為夬而所以說之者道之權也豈終與之悅哉兌之夬者小人以乘君子自悅而所以決之者義之正也故直以來兌為凶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此兌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節之為言止也九四介

承上道也㙓兌之九四剛而不正故商兌而後能承上節之六四柔順而正故志在承上而安節焉然此利而行之與彼安而行之者不同故為兌之節而已九五孚于剝有厲

此兌之歸妹也而爻辭云爾者歸妹之卦說以動者也妹言少女也以柔而順乎剛者也人君以謙虛接下則君子至而小人退矣以剛健自居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焉小人者讒諂面諛以說其上害君子而剝

且歸妹與兌皆以柔為貴歸妹之兌六五之柔也以謙而厚下者也故承已者說焉兌之歸妹九五之剛也以健而喜佞者也故善柔者歸焉

上六引兌

此兌之履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君子非禮弗履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然則履之為言禮也夫不待招而往非禮也名之而不至亦非禮也引而後說乃所謂禮然非禮不名之臣也故兌雖合于禮而

于道則未光焉蓋九五以剛居尊非以柔下下者也人君不能尊德樂道之象也不應乎二而近乎上上與之近而相得引而遂說不違乎禮也故變體為履而有引兌之辭然九五非尊德樂道之君而上六非不名之臣故夫子以未光釋之夫履之本體以涉世為主而涉世之道必以禮而後亨故以柔履剛以說應乾而後能全其身是交則以引而後悅不違于禮故為兌之履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此渙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伏也下伏而上承者也一陰孚乎下而上承二陽此其所以行權而无所不入也渙之六三苟以過中自悅志在內以臨其下則乘剛而有難唯能柔巽以自屈志在外而承其上則難散而悔亡矣故變體為巽而曰渙其躬无悔躬亦身也言身之屈也言六三之所以渙其乘剛之難者能屈其身以應上九也屈身以承上則巽之義著

矣以乘剛而有難故有悔從陽而後難散故悔亡然
巽之本體以剛巽中正柔順乎剛而後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是文則言柔以屈身以應上九之陽而免乘
剛之難故為渙之巽而卦與其本體異焉巽之九三剛
過乎中不得已而後巽其巽之所以不可已者將以
免乎難也渙之六三柔過乎中以乘剛而有難其難
之所以至于渙者終能體乎巽也二文之義一也卦
各有主而相為先後凡欲巽以免乎難而已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此渙之訟也而文辭云爾者經曰同人親也又曰親寡旅也至訟則曰不親蓋旅之親寡則不若同人而訟之不親則不若親寡自人言之或曰親仁或曰親親固以親為貴矣自道言之則有所謂无所甚親者有所謂不可得而親者又有謂親交益疎者故又以不親為貴焉渙之六四以柔居柔至正之象也唯至正而不為邪故能捨下從上而壞植散羣乃能以至

行也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若夫節之為義則止而已矣无流行之義故坎之節則不特陷也又入于坎窞而凶節之坎則雖陷而不害其流故但不出戶庭而已不出戶庭猶可優游一室之内焉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此節之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雲雷屯蓋言雲雷而未雨也夫雲雷可以為雨而雨之所以未施者屯也又曰屯者物之始生蓋言始生而未甲坼也物生

可以甲坼而未坼者屯也九二雖居節之時无剛在前之難可以出而不出者以陽居陰也猶屯為解之始可以解而未解者以陽氣未壯而陰盛為之難也蓋陽為行陰為止以陽居陰而未離下體故為節之屯焉然則屯之終有解之道而節之屯則止而未解也故宜出門庭而弗出至于失時已甚而凶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節之需也而文辭云爾者經曰需不進也蓋有待

也六三柔過中則過分而不知節者也柔不知節所以致其憂然憂其所憂故不進而有待焉蓋六三柔過中矣比四而四莫之比應上而上莫之應然兌體柔外又過乎中故不節若而嗟若柔雖過中未離下體知其可嗟而能嗟則不輕進以求四之比上之應也于是而有待焉故變體為需而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然需之本體以險在前能未進而有待是文則已過中而後能節節而後不進以待之故為需之節

而與本體異焉

六四安節亨

此節之兌也而文辭云爾者兌之為言說也君臣上下有自然之常分而君乃制其節以命之臣當安其節以承之所謂安節者非利而行之非勉强而行之也安土樂天說孰甚焉故變體為兌而曰安節亨唯安而說之是以亨也蓋九五剛健中正制節者也六四柔靜以正近承乎五故有安節亨之辭然兌之說

或以孚或以和或引而後兌是爻則安節而說也故為節之兌而與其本體異焉夫節之成卦兼坎與兌初九在下慎密不出故全體為坎六四近君安節而亨故全體為兌坎言陷而兌言說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此節之臨也而爻辭云爾者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而夫子釋之曰行中之謂也臨人之道唯中是宜況節人情以從禮其可哨之已甚哉苟節之太過

則衆所弗安非臨人之道也唯節不過中則人心之所悅用此道以行則人必尚之如此然後足以有臨矣故九五節不過中變體為臨乃曰甘節吉往有尚而夫子釋之以居位中也蓋九剛也有節之道五尊矣有節之勢剛不過中則人所甘也尊而无二則人因其可尚而尚之矣六二應則人所甘而尚之之謂也然臨之六五所以為知臨大君之宜者柔得中而已是爻則言節不過中而其道足以臨人故為節之

豐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小過之恒也而文辭云爾者蓋天下有常分古今所不可易者也而父子君臣之際在五典尤大焉然閨門恩勝義則祖可過朝廷義勝恩則君不可過祖雖可過而不可廢其順事之禮君不可過而又不可廢其欽承之道此有常而不可易之大者也故小過變為恒而有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小過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小者過越疑其失謙之道也唯其能謙是以不嫌于過所謂无咎弗過遇之者取其剛而能謙也所謂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戒其謙而不終也蓋九四以陽居陰才雖至剛而濟之柔靜則有守已之德矣自下比上而以剛動之才承柔中之主則无勝人之心矣此言剛而能謙也故有无咎弗過遇之之辭其才既剛矣其體又為震焉則疑往而有厲然震體雖剛而居陰好靜亦能以恐

致福故雖厲而能戒且以陽居陰陰能守靜而无為故曰勿用陰能有常而持久故曰永貞蓋言勿用有攸往而永守謙下之正也此言謙而有終也然謙之本體言君子德盛而禮恭是文則以小者過越為危咎之道于是取其能謙而戒其謙之元終故為小過之謙而與其本體異焉且謙之德有餘小過之才不足故謙之小過則安而行之也取行過乎恭之義蓋以謙為主也小過之謙則勉強而行之也與无不利

之下與五近而相得取彼在穴之象也且咸之道有
餘小過之才不足故雖小者之過越亦可小事而不
可大事唯行過乎恭以至用過乎儉為君子之依于
仁而過于厚故謙之六四盡謙之道咸之九五盡咸
之道皆變體為小過而取行過乎恭之義焉若夫小
過之道視咸不及遠矣故取山澤通氣之義而已不
足以預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之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能進而不足以有濟矣故有濡其尾之辭曳其輪而不運濡其尾而不前雖于六四為應而不往所謂險在前而能止者也故變體為蹇而其辭如此雖然非蹇之時也既濟之時也既濟之時乃蹇而止者以在一卦之初居六位之下也故為既濟之蹇而與蹇之本體異焉夫既濟之與蹇異矣蹇之初乃變而為既濟者與六二相比近而相得也既濟之初乃變為蹇者與六四為應而遠其致之也凡應皆遠而此獨

惡之者有九三為之間與蹇之初六近而相得者異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既濟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需之為言有待而未進也其所以有待者以柔中之德濟世之才待上之自知而不因所主者以進也故曰婦喪其茀茀者婦人蔽車之器所為主之象也婦臣道也雖為上之所知不因所為主者以進然既得君矣其為君者乃同

寅協恭和衷以共圖康濟之功焉然而无欲速也待其自知而已故曰勿逐七日得逐也得也皆指茀而言也七日者二至五往復之數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君之象也九三剛在前而為之蔽則茀之象也雖然此變體之所以為需也非謂險在前剛健而不陷也以有待乎上之自知故取需之義而已以可濟之才遇將濟之時謂君非自知我而終以譽命為不足濟世故于是乎有待而為既濟之需焉蓋與需

之本體異矣且需言待時之實其變體則取既濟之義而已故居下體之中而與三陽並進焉此九二所以為需之既濟也既濟言濟時之實其變體則取需須之義而已故有中正之道而待九五之應焉此六二所以為既濟之需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此既濟之屯也而爻辭云爾者當下卦過中之時將无不濟矣而猶有遠夷之難未免三年之伐是亦屯

也然伐之而不憚煩者將弔其民以康其心焉三年而後克則愛其民以全之而心无不康矣夫治雖生于君子亂雖生于小人然遠伐之際必兼用小人之力焉平定之後唯用君子之德而已其或猶用小人則難復生而心未解也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之辭蓋九三居下體之上天下將无不濟之時也而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鬼方之象也三恃剛過中之才以剛敵柔則人君所用以伐鬼方之

將也于體為離則甲冑戈兵之象也然剛而正則君子之象剛過中則小人之象故其文辭如此夫王室安矣諸夏安矣要服與夫荒服亦安矣此可謂既濟之時而遠夷或有未安者猶有弔伐之事至于三年之久未足以為屯然在既濟之時則為屯焉故為既濟之屯而與夫所謂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者異矣且自謀已言之則以有求而不獲為屯以无求而自足為既濟所謂屯之既濟者以此自應世言之

則以萬國咸寧為既濟以一夫不獲未免于屯也所謂既濟之屯者以此觀二文之義則可見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此既濟之革也而爻辭云爾者革之為卦有革而去之之義序卦所謂井道不可不革雜卦所謂革去故者此也既濟之時上下各當其分宜承上而不附下況居近君之位者乎六四上承九五而初實應之然四以柔順居正而位實近君方且一志以承上而初

欲自下而來應苟為其所入則必溺于附下之私意而害其載上之公心矣其能相與有濟乎初雖上應乎我我能絕而去之然後載上之志專而可以有濟矣故變體為革而有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辭焉昔商高宗命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蓋臣之載上猶舟也自下而來入者猶水之濡也絕而去之猶衣袽能窒舟之隙而去其濡也然六四視五則君視初則友二交皆君子之道則于去就之際不能无疑也

而焉往哉蓋既濟之終未濟之始也其欲濟而顛沛
也徒濡其首而已顛沛其首雖未至陷溺而滅
其頂蓋亦傷其生矣所以必反於家而變體如此初
九在下故言濡尾上六在上故言濡首濡首則不特
濡尾故夫子釋之以何可久也唯其不可久是以反
於家焉然家人以明內齊外為義此則言當既濟之
窮有濡首之厲而反於其家故為既濟之家人而與
其本體異焉且家道之成則正家而天下定故上九

為家人之既濟所謂既濟定也者其以此歟既濟之窮則傷於外而反於家故上六為既濟之家人所謂家人內也者其以此歟

䷾ 坎下離上 未濟

初六濡其尾吝

此未濟之睽也而爻辭云爾者睽之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睽者乖也未濟之初六與九四本為正應猶火之於水也初六柔在下困於九二之險

濟而遂至於睽亦終於睽馬故曰濡其尾吝喪馬者睽也勿逐者未濟也自復終於濟也若夫濡其尾而至於吝則為未濟之睽而已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此未濟之晉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夫柔中固可進也而況剛中乎九二以剛中之才有六五之應有才則能進矣有應則可進矣然未濟之時非剛過不能濟而九二之才

唯以剛居中則雖有能進之才可進之應亦未能進也雖未能進而中以行正其志未嘗不在於進故於此爻變體為晉而曰曳其輪貞吉輪言能進也曳言未進也能進而未進所以為未濟之晉焉所謂貞吉中以行正者志在未進也以為未濟之晉歟然晉之本體則柔中亦可進是爻雖剛中而未能進者以在未濟之時非剛過不能也然有欲進而正時之志故為未濟之晉而與其本體

異焉且晉言將濟未濟晉者濟之始濟者晉之終也晉之未濟故言晉如未濟故言晉者未濟故言曳能晉故言輪以本體為晉故雖變為未濟而終能晉其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以此以本體為未濟故雖變為晉而終未濟其曰貞吉者以此為正則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此未濟之鼎也而爻辭云爾者鼎象三才以喻人之

才蓋資諸已而才不足者苟能資諸人是亦才也才不足則未濟才可用然後濟故未濟之時剛過中而後能濟六三乃柔過中已之才不足也故曰未濟征凶唯以已之柔過中資彼之剛得中才能兼是則為剛過中矣乃能往而有濟焉故曰利涉大川然鼎言已之才非資人之才也此言已之才未能濟而資人之才以濟故為未濟之鼎而與鼎之本體異焉且鼎喻人才而才乃能濟苟非其才未能濟也鼎之未濟

未濟之上體正為未濟之時也乃取昏迷之義而變體為蒙在既濟之下體則既濟之初也乃取作難之義而變體為屯蓋以其昏迷故作難焉爾未濟之九四所以然者正其分上承于五則剛而不正之悔亡矣故九言剛動之才四言近君之位蓋上之所用以伐國之象也初六險且遠而九四應之則遠伐而久之象也居上體而近君則功可報之象也六五大國

也用之當則致維有解之福用之不當則致解緩之禍或自未濟而為既濟或方既濟而復未濟則用之當否可不慎乎然解言已解矣未濟則未解也故未濟之終然後變體為解解言難之散濟言治之定則解然後濟濟然後定雖未既濟然已解矣蓋難已散矣而彼以貪殘為害則未濟也故解上六為解之未濟而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治方定矣而此以怠忽自肆則解緩焉故未濟之上九為未